

贝克知识丛书

DER ERSTE WELTKRIEG

第一次世界大战

Volker Berghahn

[德] 弗尔克·贝克汉恩 著

华少库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贝克知识丛书

DER ERSTE WELTKRIEG

第一次世界大战

Volker Berghahn

[德] 弗尔克·贝克汉恩 著

华少库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德] 弗尔克·贝克汉恩著;
华少庠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0

ISBN 978-7-5426-6418-1

I. ①第… II. ①弗… ②华…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 IV.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348 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

著 者 / [德] 弗尔克·贝克汉恩

译 者 / 华少庠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苑浩泰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70 千字

印 张 / 5

ISBN 978-7-5426-6418-1/K · 488

定 价: 25.00 元

经过多次更新、补充后，呈现给读者的这本第五次再版的书简单明了、鲜明生动地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者弗尔克·贝克汉恩在书中不仅诠释了这场战争的军事历史和政治历史，还解释了在这场战争期间，前线 and 后方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历史。在新版本的序言中，作者论述了有关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解释了这场战争的起因和 1914 年 7 月的危机后，本书通过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界精英阶层的视角分析了这场战争。作者又在随后的章节中，通过下层社会的视角描述了千千万万前线士兵以及留守在后方的妇女、儿童们的战争经历。作者最后阐释了 1917 年沙俄帝国的崩溃以及一年后中欧两大君主制政体的坍塌，从而结束了全书的内容。

弗尔克·贝克汉恩出生于 1938 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当代德国历史和大西洋彼岸国家历史课程。19 世纪和 20 世纪德国以及欧洲历史是其研究重点。弗尔克·贝克汉恩著述有：《钢盔团》（1966）、《梯皮茨计划》（1971）、《德意志帝国》（1994）和《美国与欧洲的冷战智慧》（2001）等。

序言

战争的起因和1914年战争的爆发： 对当今有关争论的审视

史学界早已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定性为 20 世纪各种灾难的“元凶”。从 1918 年后数十年，到 1989 年至 1990 年两年间东欧集团的分崩离析，这一“元凶”对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到了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这一影响仍然清晰可见。^①当我们用一个非历史事实的思辨游戏来寻求下列问题的答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便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 1914 年 8 月列强

① 武尔夫冈·蒙森，《德国灾难的元凶：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斯图加特，2002 年。

们没有坠入导致两千万人丧生的全面战争的深渊，我们的时代会是今天这样吗？1917年俄罗斯会爆发两次革命吗？中欧、东欧和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政体会土崩瓦解吗？法西斯主义会产生吗？斯大林主义会产生吗？人类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吗？会有冷战出现吗？吞噬无数生命的解放战争可以终结殖民主义吗？以此类推，肇始于1918年的问题之链可以不断地延长下去。

与此相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大量的书籍和学术论文再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不足为奇了。^①此外，2014年世界各地举行的众多有关“一战”的会议和学术研讨会，又进一步催生了更多出版物的问世。

① 德语资料：赫尔弗理德，《大战：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柏林，2013年；格尔德·克鲁迈希，《1914年7月的回顾》，帕德波恩，2013年；古易多·克罗普，《图片中的回顾》，柏林，2013年；爱英斯特·皮培，《欧洲上空的黑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史》，柏林，2013年。英语资料：马科斯·海斯汀斯，《1914年的灾难：欧洲迈向战争》，纽约，2013年；米谢尔·内拜格，《狂怒的舞蹈：欧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剑桥，2011年；马格理特·马克米兰，《结束和平的战争》，纽约，2013年；查尔斯·艾莫松，《1913年：大战前的欧洲》，纽约，2013年。其他材料见：《当代历史》杂志2013年4月专版有关“一战”爆发的文章以及本书前言第9页和第13页的注释中所列出的书名和文章名。

仅在 2013 年至 2014 年两年间的大量出版物，就已经使我们很难对当今的“一战”研究获得一个清晰的图像。

1994 年和 2004 年都是“一战”爆发的周年。如果再把这两年的重要研究成果纳入视野，会使我们更难把握当代“一战”研究的现状。^①在 2004 年的研究中，有学者大体上按历史编纂学的原则，把发生的历史事件按“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读者可在本书 39 至 92 页读到这两种观察视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引发对 1914 至 1918 年的分析应该主要着眼于政治—军事领域还是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原则性争论。

但是，当话题涉及 1914 年的 7 月危机的起因和过程本身时，情况则截然不同。为了让读者较为容易读懂后

① 松克·奈策尔，《战争的爆发：德国走向灾难之路（1900—1914）》，慕尼黑，2002 年；格哈尔德·黑希费尔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帕德波恩，2003 年；赫·斯塔希森，《第一次世界大战》，纽约，2004 年；大卫·斯特凡森，《大动乱：作为一场政治悲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纽约，2004；赫夏德·海尔米顿，霍尔杰·赫尔维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2003 年；凯特·威尔逊，《1914 年的战争决策》，伦敦，1995 年；马克·赫威斯顿，《德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牛津，2006 年；米伦达·卡特，《三个皇帝：三个表兄弟，三个帝国与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伦敦，2009 年；荣·惠勒，《威廉二世》，慕尼黑，2008 年。

面的章节，接下来将介绍有关“一战”责任和罪责的激烈争论。在此，首先得提及与“一战”爆发有关的两个重要观点，而当代研究对这两个观点几乎不存争议。第一个观点是所谓的“战争狂热情绪”。人们通常认为在1914年8月，“战争狂热情绪”如海啸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在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或由该书拍成的美国影片《西线无战事》中，一开始的场景就让人难以忘怀：在德国一所文理中学的窗前，士兵们列队在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齐步向前。在教室里，一位民族主义的教师热切地鼓动着他的青年学子们报名上前线。

“战争狂热情绪”在许多教科书中一再被提及，但最新的研究证明，所谓的“战争狂热情绪”实际上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战争狂热情绪”在当时，特别是在城市里的确存在着，但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大多数人对战争总动员令的反应则是消极的。杰—雅克·贝克在多年前就向人们阐述了当时法国人的消极情绪。^①文献材料清晰记载了在意大利、俄罗斯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存在的消极情绪。^②一位高龄的社会民主党人曾

① 杰—雅克·贝克，《世界大战和法国人民》，利明藤斯巴，1985年。

② 总体情况见本书前言第二页的注释中米谢尔·内拜格著

这样描述汉堡市的矛盾情绪：“在贝森宾登赫夫的工会前，同志们日复一日地聚集在一起。面对时代的喧嚣，大家心中充满了不解和迷惑。很多人暗自反问道：‘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别人疯了？’”^①众所周知，在德国的许多城市里，人们走上街头，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示威者向奥匈帝国的政府发出警告，不得把因1914年6月对帝国王储及其夫人的暗杀事件而引发的危机升级演变为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战争。^②数以百万的志愿兵或义务兵奔赴前线，但他们坚信参战是为了反击入侵者的侵略，是为了保家卫国，而非出于要满足自己的攻击欲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各国的很多民众出于对战祸的恐惧，纷纷从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这更为清晰

述第5页；英国情况见：亚当·霍赫希尔德，《大战》，斯图加特，2011年；德国情况见：弗尔克·乌尔赫希，《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汉堡》，科隆，1982年；米夏尔·斯图伊克，《在塔门斯达特市8月的经历：神话与现实》，塔门斯达特，1994年；伍尔夫冈·库塞，《战争与民族一体化》，埃森，1994年。

① 弗尔克·贝克汉恩，《1914年前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见：赫尔姆特·勃莫尔，弗利茨·卡伦贝格，《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姆斯塔特，1987年，第79页。

② 卡尔·蒂特利希·埃尔德曼，《库尔特·黑茨勒：日记，文章，记录文件》，哥廷根，1972年，特别关注1914年7月底的日记。

地表现了当时的消极悲观情绪。^①

第二个观点是，银行业和商业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消极悲观情绪。几十年前部分史学家认为，“一战”的始作俑者和挑起者在1914年前都置身于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之中。今天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的确，重工业的一些巨头们通过军备竞赛赚得盆钵满盈，国家不断的武器订购也使他们独占鳌头。但是在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士看来，战争如瘟疫一样可怕。他们指出，一场战火就可使当时已丝丝相扣的国际贸易体系毁于一旦。作为经济界的精英人物，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场工业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会在生命和物质财产方面招致什么样的巨大灾难。

正因如此，1914年7月，各国银行家和企业家中纷纷向政界和军方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思考和想法。^②他们遵循诺曼·安吉尔和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指出工业国间的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与开战相比，和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处于优先位置。^③正如《华尔

① 实际上并不仅是汉堡发生了这种“惊慌涌入银行和食品店”的现象。见：弗尔克·贝克汉恩，《1914年前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第79页。

② 尼埃勒·费格森，《战争的不幸》，纽约，1999年，第192页。

③ 见当时被译为多种文字的著述：诺曼·安吉尔，《巨大

街日报》所写的那样：“全世界从未如今天这样充满了忙碌。工业德国在 30 年间远远超越了军事德国。纵观整个文明世界，村庄变成了工业中心，市镇变成了大都会，帝国转变为国家，现代君王崇尚商贸而非尚武。”^①当然，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欧洲殖民者不再针对造反的“土著”，实行所谓“有限的惩罚行动”，以保障“安宁和秩序”。

然而，政界和军界独揽了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工商界无力阻止他们坠入战争的深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银行巨头，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或是德国汉堡—美洲航运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们都想在权力中心拥有影响力。但是否停止或是否转向妥协的最终决定权，永远都在君主们和他们的政治、军事核心圈子成员的手中。只有威廉二世、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才能颁布或撤回动员令，而英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还必须获得内阁成员和议会多数的同意才能做出相关决定。“一战”爆发后，德国皇帝下令突袭比利时，破坏这个

的幻觉：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和利益的关系的研究》，North Stratford, NH, 2000 年（1911 年）；赫伯特·斯宾塞，《人与国家》，波士顿，1981 年。

① 《华尔街日报》，1914 年 7 月 28 日。

小邻国的中立，以便在比利时投降后可从北面攻入法国占领巴黎。这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才在内阁和议会获得了对德宣战所需要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符合宪法的历史事件过去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又开始对 1914 年的 7 月危机展开了新的研讨。^①

克里斯多夫·克拉克的《梦游者》一书为读者了解这一研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该书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在 2013 年底被《明镜》杂志列为德国最畅销的专业书籍。2013 年 12 月《纽约时报》则把该书推选为美国该年度十佳书籍之一。^②这本 900 页的皇皇巨著，其独到之处在于开篇的着眼点并未立刻就集中于柏林或维也纳，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巴尔干和俄罗斯。与以前有关 1914 年 7 月危机较为陈旧的阐述相比较，克拉克更为详尽地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当时东南欧的形势和变迁图。在 1912 年和 1913 年间，东南欧爆发了多次区域战争，先是斯拉夫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随后保加利亚、

① 米谢尔·内拜格，《狂怒的舞蹈：欧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剑桥，2011 年，234 页：“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一个选出来的小圈子里的人希望发动战争，也可能是这个小圈子误判了形势。他们自以为可以掌控局势。当他们开动战争的机器已经运转起来时，要阻止这一运转已为时过晚。”

② 克里斯多夫·克拉克，《梦游者》，斯图加特，2013 年。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希腊之间又兵戎相见。

作者克拉克逐渐把目光聚焦于塞尔维亚以及塞尔维亚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而制定的目标上。贝尔格莱德自视为一场民族扩张运动的中心。这场民族扩张运动的矛头直指奥匈帝国，其目的在于把该区域的所有斯拉夫人统一在大塞尔维亚帝国的领导之下。一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了秘密团体。在贝尔格莱德的情报机构，而不是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实施了暗杀行动。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的暗杀行动，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4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轰然爆发。克拉克看问题的出发点似乎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都向读者清晰地阐述了这些暗杀者们是如何引发这次直接导致战争爆发的巨大雪崩的。根据克拉克的观点，1914年之前，沙俄就已经卷入了巴尔干冲突的旋涡之中。

在进一步阐释这一主题的论据之前，我们还要探讨一下西恩·麦克米金的论著《战争倒计时》。该书的出版先于克拉克，并使他在如何理解俄国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大受启发。该书作者认为，沙俄也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责任。早前 L.C.F. 图勒提出了这一论点，

后来爱德华·麦克·库罗夫又重新提出了这一观点。^①

西恩·麦克米金把 1914 年 7 月危机的起因与彼得堡的博弈以及沙俄外长沙查诺夫与军界领导人的关系联系起来。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后，沙俄也下达了军队的部分动员令。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玩起了障眼法，宣称俄国军队的部分动员令仅是针对维也纳可能挑起巴尔干战争而发出的警告。根据西恩·麦克米金分析，实际上沙俄军队一开始就进行了大量准备，而这些战争准备最后导致了针对德奥同盟的战争。沙俄相信，这次战争的胜算很大。

西恩·麦克米金认为，7 月 25 日到 29 日这几天至关重要。他论证自己的解读正确性的证据皆出自与这几天有关的一系列文件和陈述。根据掌握的材料，西恩·麦克米金明锐而又令人信服地证明，沙俄在西面的大量军事部署完全可以与军事总动员相提并论。同样重要的是，德国方面对此了如指掌，因此德方完全不相信沙查诺夫以及其他外交人员宣称的部分动员令的说法。

① 西恩·麦克米金，《战争倒计时》，维也纳，2014 年。L.F. C. 图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伦敦，1970 年；爱德华·麦克·库罗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原因》，纽约，1999 年。这两部著述属于将“一战”原因归咎于沙俄的那一类文献，带有强烈的反俄、反法和亲德的倾向，同时也反对弗里茨·费舍尔的观点。

换句话说，西恩·麦克米金认为，时任德国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①和帝国首相冯·贝特曼在沙俄于7月31日正式发布总动员令前就获悉了圣彼得堡发动战争的目的。因此毛奇敦促德国皇帝及时发布总动员令，这就构成了德国向尼古拉二世发出最后通牒的历史背景。德方的最后通牒要求俄国8月1日前收回动员令。但俄方战争的准备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完全没有理会德国的最后通牒。于是德国皇帝于8月1日签署了总动员令。对德国而言，这样的事态发展方式大有裨益。柏林可以把这场战争辩解为抗击俄国入侵的防卫战争。德国海军参谋长冯·穆勒在日记中的一句话道出了天机：帝国领导层“把我们装扮成被攻击者的做法太英明了”。^②

① 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 1848—1916, 音译应该为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莫尔特克。他是俾斯麦时代重要军事人物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的侄儿。

② J.C.G. 霍尔，《海军上将穆勒和对战争的看法（1911—1914）》，见：《历史》杂志，第12卷，第4册（1969年），第670页。当12月31日有关俄军总动员令的消息传来时，“到处都是兴奋的面孔，人们在走廊里握手，为总算等到这一天而相互庆贺”。摘自松克·奈策尔，《战争的爆发：德国走向灾难之路（1900—1914）》，慕尼黑，2002年，第189页。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沙皇俄国要与中欧的列强们开战。西恩·麦克米金认为，通过战争，沙俄早已怀有的战争目的变得唾手可得了。多少年来，俄国外交部就将向南和西南方向的领土扩张以及通过占领达尼尔海峡获取通往地中海的海上通道作为一项既定目标。西恩·麦克米金以来自俄国的资料为依据，绘制了一张圣彼得堡有意识遵循并且协调良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图。这一扩张政策意在把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全部收入囊中。

在此，一部有关沙俄外交政策的著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该书由多米尼克·利芬撰写，书名为《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①在书中，作者反驳了西恩·麦克米金的观点，在对源于莫斯科的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一番新的评估后，他向读者展示了战前俄国政府各部门间

① 多米尼克·利芬较早的研究结果：《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纽约，1983年。有关俄国扩张政策的研究：迪特利希·盖伊尔，《俄国帝国主义》，哥廷根，1977年；鲁道夫·马克，《雄伟大业的阴影：1871年至1914年德国世界政策与在中亚地区的俄国帝国主义》，帕德波恩，2012年。海斯汀斯针对西恩·麦克米金而提出的见解：“俄国的确在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方面与德国激烈竞争，但其结果对1914年的影响仅仅是引起了两国的怨恨和猜忌而已。”